書經要義

書經要義序

從來立政治之準開道統之傳者其惟堯舜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首列二典猶易之乾坤也堯之治曆明時舜之璇璣玉衡其天道乎禹之九州山川其地道乎周之洪範九疇乃人道也精一執中生知安行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建中建極以堯舜之德爲德以堯舜之治爲治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者也

太甲成王修之則吉夏桀商受背之則凶然詞奥義
深曉其旨者蓋亦寡矣文公朱子命蔡氏作書集傳
欲使學者知二帝三王之治不外於道二帝三王之
道不外於心更欲知三王之心法治道不外於二帝
之心法治道故必由文以曉義由義以推心則道與
治可得而言矣奈何後之學者不求二帝之心法治
道而拘文牽義其於二帝之正傳聊不可得而安望
其於三王之心法治道得其淵源之所自也哉即如

體閏之法唐宋以來未有的傳而不驗者恒多九州山川頵然非今日之輿圖謂禹當日未親履其地洪範九疇不得其精義乃疑聖人則之爲非是紛紛辨論相沿已久仲復王先生閉戶潛修肆力於諸子百家之書博覽乎往古近今之事凡有所得必書以記之是書則晚年補集成稿憬得是稿於己卯冬次其前後搜其缺畧同聯伯賈生教則李生抄錄脫稿始得成編先生於曆法必別其孰是孰非而以湯若望

爲的示人以知所宗也於禹貢九州必明指之曰某州即今某某處某州即今某某處今日之江河所經所注即在某某處與當日之書傳不同蓋以洽柔之變無常而非大禹之錯訛也至若洪範統言九疇之體用分詳九疇之精義列自然之次序極當然之徵應是皆天然不易之理而非聖人有安排布置之勞也及言欽言敬言誠言性天言禮樂政刑鬼神兆民有疑似者必詳辨之錯悞者必釐正之理之未足者

反覆言之而不厭其繁傳之已明者約畧舉之而不嫌其踈凡以發前人之所未發可以補蔡傳之不足而為文公朱子之功臣也歟孔子而後得堯舜之心傳者惟孟子一人耳其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矣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藉非有以熟察乎此而身體力行之豈能言之親切而不爽哉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然

則孟子蓋伊傅周召之輩而爲孔門之高弟也可願學孔子豈虛語哉是書也前有孟子之闡發繼有朱蔡之傳註後有先生之要義則書之義不亦炳如日月也乎是爲序

雍正庚戌夏四月乙丑關中華下後學張慄誠菴氏

敬書於武署之清畏堂

書經要義序

是集仲復王先生作也先生世居渭濵幼習舉子業壯讀濂洛關閩諸書篤志力行登乎洙泗之堂而章記異學俱未可擬倫也復齋錄呂律圖說外小學四書五經諸作其說精切簡明足翼經傳書經要義謂欽畏祇懼一敬傳心百王不易此非透宗之論乎謂歷象推占躔次有古今移易禹

仲復有大學直解二卷乾隆間三原劉紹攽傳經堂刊之前有王巘序稱合邠有王仲復其人者歲在甲申丁酉桑大變痛念會洞於水之慘然歎犯於道獨寫清門廣覽百家之書窮究四子之學尋不字者近四十有餘年云云孟明遺民而卒於康熙三十年以前者

王弘撰砥齋集有與仲復書論復齋錄事律呂圖說屢見於書引之此二書想已刊行容訪之　哲記

別有太極圖集解刊于劉氏傳經堂序未之及

貢山川名稱有古今異同九州水道通塞有古今變遷洪範九疇大禹則洛書而叙爲經箕子推衍爲傳皇極爲樞紐五行爲統會皆箇當之言也二帝三王之治道心法燎若指掌學者伏而誦之其益於身心性命經濟學術寧淺鮮哉雍正八年歲在庚戌嘉平之月後學上官汝恢端伯甫頓首拜譔

書經要義

關中渭埜王先生建常仲復手著

華邑後學張　㵾子愼校閱

男乃與企齋訂梓

後學　賈耿奎聯伯　李作楫效則　正字

虞書

堯典　典字，蔡氏據說文，以爲簡冊載事之名。此正義也。其曰又訓爲常，則備考而已。呂東萊謂書有二典，如易有乾坤一般。蓋言君臣之道，首著於二典也。朱子謂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學者須深玩熟字始得

書中第一箇聖人是堯，堯之德第一箇字是欽。欽者敬也。能敬便能

明惟明故文章著見而意思深遠可見本領只在這箇欽字上而
集傳謂一經之全體亦不外是二言以蔽之矣
敬體而明用是以欽對明言若文與思對則文用而思體若欽明與
文思對又欽明是體文思是用蓋明乃體中之用而思則用中之
體也下而俊德便是指此四者而言欽明是俊德之全體文思是
俊德之大用眞西山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即其總名也
欽是主乎中者恭是見乎外者眞氏云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
恭爲先學者欲學聖人此其準的也蔡氏則云篇中言欽不一曰
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舜
自堯啓其端焉然則學聖之準的只是箇毋不敬而已

堯典為大學之宗祖。蓋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止於至善親睦至時雍便是新民止於至善。則大學之本末先後。固已具堯典中矣

傳云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陳新安謂即指此為放勳。帝德之用無所不至者。即功勳之無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迹。一也○上言堯德之全體大用已包盡下面許多。此節只是申明上文而言自邇而遠者其序如此。所以說是即所謂放勳。放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

虞書紀堯之事以治曆明時為先。其紀舜亦然。蓋萬事莫不本於此也。朱子謂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歲日月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

其成。這便是照下面允釐百工兩句說

敬授人時者使民及時趨事也。不然則農桑庶務皆失其宜矣故集傳謂之勸民。諸家亦此愛民之至情也

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十有二。正月會亥辰為娵訾。二月戌為降婁。三月酉為大梁。四月申為實沈。五月未為鶉首。六月午為鶉火。七月巳為鶉尾。八月辰為壽星。九月卯為大火。十月寅為析木十一月丑為星紀。十二月子為玄枵。星與辰一也。以其人之所見為星。論其日月所會謂辰。按此星字是指二十八宿 秀 經星說月與日一年十二會。因他會在這裏便喚做辰。辰只是二十八宿分為十二次耳

壁前四九度後八太今距奎十度六十二分室壁娵訾亥宮奎前十一
十六度後十六半今距婁十四度七十一分十二婁前十二度後同
今距胃十二度十三二十四分奎婁降婁戌宮胃前十四度後十五
今距昴十四十五度九十八分昴十五前十一度後少一少今距畢十
度五十五分十六胃昴大梁酉宮畢前十六度後十七少今距參十
六度十七八十一分觜前二度後半今併入參宿二十四分參十八前
九度後十半今距井十一度九十七分十九畢觜參實沈申宮井前
三十三度後三十三少今距鬼三十三度百一二十九分鬼前四度
後二半今距柳二度二十八分井鬼鶉首未宮柳前十五度後十
五太今距星十二度二十四分星前七度後六太今距張五度八

十八分張前十八度後十七少今距翼十七度五十七分柳星張
鶉火午宮翼前十八度後十八太今距軫二十度七十六分軫前
十七度後同今距角十五度七十三分翼軫鶉尾巳宮角前十一
度後十二今距亢二十二度九十分亢前九度後九少今距氐九
度四十五分氐前十五度後十六今距房十六度九十三分角亢
壽星辰宮房前七度後五太今距心五度三十三分心前五度後
六少今距尾六度三十四分氐房心大火卯宮尾前十八度後十
九少今距箕二十一度四十一分箕前十度後十半今距斗八度
八十九分尾箕析木寅宮斗前二十六度後二十五今距牛二十
四度七十五分牛前八度後七少今距女九度五十九分斗牛星

紀丑宮。女前十二度後十少今距虛八度六十二分。虛前十度後

九少今距危八度八十一分。女虛危玄枵子宮。危前十七度後十

五半今距室十五度十分。室前十六度後十七今距壁十七度二

十五分。從心至昴分二十八宿線者依二十八宿各距星分二十

八宿各所占度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此所謂今昔乃

本朝崇禎元年時也。時歲在戊辰。西洋湯若望改定各宿度分圖

其解云。元史載古今前後六測。如漢落下閎唐僧一行宋皇祐元

豐崇寧元郭守敬等。或前多後寡或前寡後多。或寡而後多多而

復寡極極不一。謂係所測未密必不然也。若曰微有動移則庶幾

近之。云云今略舉一二。如北極天樞一星。古測去北極二度後行

過北極今叟踰三度有奇又箕宿距星落下四測得二度之一行是
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年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當無分且侵入參
宿二十四分今各宿距星所當宮度所得多寡悉與前史前圖不
合蓋緣於此是豈恒星不純繫於天耶抑天漸差而西而恒者亦
不恒耶諸從來曆家有一般說話故并前二圖錄附於此以備參考
鄭永嘉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皆在北極頂外北極在天之中而常在天北天形北傾故也隨天
而西轉是自東而西所謂左旋也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是謂蒼龍以次合而言則房心
爲大火之中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是爲玄武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
宿也是爲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是爲鶉火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四方雖
有定屬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故必於南方考之其法以初昏爲

候所謂昏中也

中星者當南方之正值午位之中者也陳潛室說得甚分明或言指天之中與取中南北極之間皆非也午位那是地之中惟天之星爲加於地之午位故曰值午位之中

敬致猶周禮冬夏致日乃考日中之景非考中星也

前天文志云日有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表凡五南緣一中二北三東四

西五。詳此曰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具於圖
火蒼龍之中星也。蓋東方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而心統其名，故經傳凡言火者皆指房心也。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曰大火。陳潛室曰以星爲言者是以四象言也，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爲四象，十二分則爲十二辰耳

虞書集傳中經朱子手訂其言堯典中星與今不同者即謂朱子時也。朱子云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十五度 顧氏云月令便與書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則差於未
金仁山晚年時去朱子百有餘歲謂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呂秦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

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趙宋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元仁宗年號）又經四十餘年。（距宋初該二百九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由此觀之。焉可不用歲差法隨時退其變。而治曆以與天合哉

歲差之法。或謂五十年退一度。或謂倍之。或謂七十五年。或又謂七十三年者爲稍的。而卒無定數。看來只是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說得好。（總星圖解云。若精言之。則日月刻刻皆有參差。將此差經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天一周。正所謂微有動移者。非久莫覺。故後世數十年百年。立法推步。正是事宜。而前代各測不同者。皆天行自然。非術有未密也。此說都與集傳意同）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集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數也。則也。天日東西行。其周亦不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爲數。）

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繞地左旋，東出西入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稍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朱子曰：誠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蓋日與天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處也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弱，是為一月，朱子所謂與日相值在恰好處者此也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是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

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餘分之積以日法約之其五千九百八十八分該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通計
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三百四十八分加六日遶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爲一年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
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二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三候爲一氣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強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者氣盈之遙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朔虛之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合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五時二刻強非氣盈而何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借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蓋但以晦朔弦望爲度則漸遠乎氣以晦朔弦望爲度而閏

以遁之則雖悖逆而常反以及之故曰三者參合而交相成也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是餘十一日朔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日月每三十餘會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外人所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中於此置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用之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以望後半月起後月終而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遲後月則日有餘積而待月[illegible]來之候常不失序而天與人常不相違矣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積置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五會與天日一十九會乎算而無少不及故為一章也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毛林氏曰二十七章為一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一統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章會統元運於無窮

陳新安曰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

按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乃大歲之數叫做是日一歲凡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乃小歲之數叫做省日閏則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一歲之足日是補成個每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也蓋如方有定星而晨無定晷歲無定數而閏有定法皆要言也

朱子言天行得過處爲度蓋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

成。此是張橫渠之說大抵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數也

或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月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言天過。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看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譬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衮動著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子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

書傳曰。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詩傳曰。天左旋於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

於天度而逆取之也。違是董氏參考詩書二傳如此說。乃云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其次舍雖逆。其趨向則順。自天度考之。雖成右轉。自地而觀之。仍是左旋。明於天與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矣。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是舊曆家步占之說也許謙謂日

按天繞地左旋。東出西入。日月也是繞地。但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故為逆天而右轉。其實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陳氏謂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為右轉。是以背而爲而矣。無此理也

日行遲。謂一日行一度。月行速。謂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曆

家只算所退之度如此。是逆取也。蔡西山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算

傳言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只是要見得氣盈朔虛分明耳。蓋過此三百六十而多五日有奇者氣盈之溢數也。不及此三百六十而少五日有奇者。朔虛之虧數也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金氏謂氣盈而失閏。則立春爲正月一日。驚蟄爲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爲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合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而失閏。則只以三箇月爲春。三箇月爲夏。又兩箇三月。爲秋爲冬。隨十二月而爲一

歲歲皆然。而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一月。便合置閏。前閏距後閏亦三十三箇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大月少。則不及數而閏三十二箇月者亦有之。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大約經三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差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為閏月有節氣中氣。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爲中氣在月盡。或後月之初。便當置閏月之大小。朱子謂只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計之。觀其合朔如何。如前月大。後月初二日生明

或以閏之爲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不知這也是天道之自然。聖人因而裁成之。若說天不用閏。便不成造化矣。愚意只可謂天不自

為而人為之云爾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三舉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傳云皆為禪舜張本本此

聖人於胤朱三人直見得他心術如此此聖人之至公至明也

朱子說鯀也是有才智底人想見只是做物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狠狠故惟欽字可以治鯀之病惜乎他不能用也

董氏分堯典為三大節曰脩齊治平曰治曆明時曰知人舉罷節口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許魯齋又分明德愛民用人處變做四件事看其於後二者云胤朱必後辯共江必材幹常人論人只是俊辯材幹便是人才堯

不如此那只於言行處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之法也

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所以爲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帶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此說固是純正但前條以言天象爲非聖人之語意恐不然若是天象不明那怎生授得那人時故羲和之命便首言欽若昊天是勤民必先敬天也朱子謂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則天象之說豈可看做不甚緊要而置之哉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朱子說細分是八字合之却只是四事如傳所謂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遜誠信而篤實非四事而何陳三山乃云自內形之外則濬哲之發乃所以爲文明（濬哲體而文明用也）山外本乎內則溫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溫恭用而允塞體也）如此說又却是兩件事然總而言之則只是一箇玄德

只看重華協于帝一句便見得堯舜底德原是一般但舜自側陋而言則曰玄德玄德即俊德也

弗迷只是說舜不迷於風雨集傳謂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則是若引揆氏說天地鬼神或有以相之則不然

璿璣玉衡猶今之渾天儀也其儀始於劉宋太史丞錢樂鑄銅為之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歷代因之而法漸密至趙宋時乃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四隅東西南北四角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環下有五足足立十字平準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極南六十七度為夏至之日道又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蓋天見地上者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其在地下亦然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二十八宿相距度分之數即周天度數也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極皆

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環外當極處各有直距貫軸孔中）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赤道內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同轉）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腰同）中

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觀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近聞西極湯若望作此器尤爲精巧其能正三百年不脩之曆觀於象者審矣又按璿謂美珠以珠飾璣者亦如渾天儀環上加銅丁相似蓋以夜晦不可目察而以手切之也衡飾以玉故名玉衡七政只當依集傳說林氏謂以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恐非

朱子曰曆法要當先論大處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舜受終後首祭璣衡齊七政朱子說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蓋其敬天勤民之心固無異於堯也

六宗之義朱子謂古註說得自好註曰泰昭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乎地中也自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讀爲禳祈卻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爲禜詠 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此紀舜告攝位之事

協時月正日朱子說只是去合同其時月日不是作曆蓋前歲十二月巳頒曆於諸侯至此乃協而正之使時月日無不同也

律度量衡集傳說得大段亦分明其詳具於律呂圖說

五器便是那吉凶軍賓嘉五禮底器如訓作同是使天下禮器皆齊於一如同軌同文之類

陳三山云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國無異政之患也或謂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亦是此意

此言復後言歸復只是此處事畢而還歸方是至於帝都

叔恬問文中子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當年想只是恁地朱子乃云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却似說後來說文云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偏及五岳則到

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道也是本周禮權宜如此。非正解舜典巡

守意也

呂氏曰。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載中

之事

程子云敷奏以言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

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此只依經文正意㨿地說其言不善則

亦有以告飭之是言外之意補經文所未及也

敷言試功爲唐虞觀人之成法讀書者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

當然此類是也

彖刑節集傳固本于朱子。而朱子乃一一都從聖人心中說出來。邦

是探本之論

此條大意是說舜之制刑或重或輕或重而即輕或輕而即重皆本於與大虛明之心而合乎天理人情之宜至精至密無毫忽之差者今之五刑雖與此不同然亦須得此意方好

教養二字郤是制刑明辟先一義爲治者不日不能養民教民而除事徒切切於刑之輕重出入即使權衡得當與聖人作處終隔天淵

朱子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入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

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若明知其罪之當死亦必多爲可生之途以生之道便是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豈欽恤之謂乎此言深中今日司刑者之病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

司刑者須是識得聖人公平廣大之心纔可講欽恤二字蓋恤是矜恤之恤者認做寬恤之恤便差

朱子曰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統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又云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

中。凡此皆切要之言。而深得夫聖人制刑明辨之意者。其辯舜如爲輕刑。穆王贖刑、能復舜舊、與四凶少正卯之說。亦皆分明的確。無復毫髮疑似矣。○殛鯀於羽山。蓋謂拘囚困苦之。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是與流放竄一類。但一條重似一條

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無服。或問朱子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按傳言禮不應如此而乃如此方見得他哀慕之切。原不是言喪服之制。朱子之說姑以備考

蔡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明四目達四聰。漢孔氏云。廣視聽於四方。唐孔氏云。恐遠方有所壅

案今爲巳悉聞見之朱子謂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

王政以食爲首民事以時爲先故舜命十二牧頭一句便說惟食哉惟時有國家者可不先務是急哉

能邇謂馴擾而調習之使他自然帖服庭意思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

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此是使禹以司空行宰相事傳曰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朱子謂也只是怕恁地蓋舜紹堯極治當時安得有此想只是說大抵百姓不親者多由於五品不遜爾上面黎

民阻飢下面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意皆與此同
敬敷五教在寬陳東齊謂以敬爲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將慮其
失之急耳故言在寬寬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
自不至於縱弛也可見敷教之道敬與寬闕一不可朱子說寬只
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惟明克允據集傳允信也言必 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
不信從也一說輕重允當亦通
若草木鳥獸若字與上若工之若同謂順其理而養育之如取之有
時用之有節之類
呂氏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

君不識代天理物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滿地育廣大氣象愚謂即此反觀則秦漢以後之氣象亦可見矣

寅敬畏也寅是本直清是效朱子說惟寅故直惟直故清是直與清皆本於寅也又云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所以行其禮也行其禮便是交於神明

直而溫四句只是教胄子要得他恁地孔傳云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朱子謂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剛簡

則曰無虐無傲這是從經文而與無字上看出意思來無與毋同

是教禁之辭

陳曆室云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也此所謂性指氣質而言偏是或偏於直寬或偏於剛簡因其直寬教之而溫而栗因其剛簡教之無虐無傲皆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這就是變化他氣質底方法

詩言志謂作詩者只是自說已志而已歌永言謂歌詩者直言之不足而長歌之盡聲長續之也其曰聲依永者是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依傍於長言之歌而見也曰律和聲者是又以黃鍾至應鍾十二律去調和那五聲使應節奏也只如此說自分曉

八音克諧是衆音諧協無相奪倫是各有倫次此所謂樂之和也樂和則聽之者自無不和故奏之朝廷而人以和薦之郊廟而神以和也神人以和是極言其樂之和爾以此教冑子斯可救其氣質之偏而養成中和之德矣

集傳釋律和聲而以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證之者蓋一宮皆備五聲十二宮爲六十聲即六十調也中加變宮變徵各十二爲八十四聲然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可以爲調故聲雖有八十四而調止於六十蓋以七聲爲一調以五調爲一曲二曲既畢復別起調凡十二曲六十調四百二十聲是則所謂還相爲宮也然還宮之法只看曲首是某調起末即以某調収之如黃鐘爲宮便是

黄鍾起調即以黄鍾畢曲餘宮倣此

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詳見律呂圖說

傳所謂聖人作樂即指詩言志六句說樂之體用具此矣養性情育人材指教胄子說事神祇和上下指神人以和說則樂之功效見此矣深切是說體用廣大是說功效其實亦互相發也

傳釋出納朕命本孔氏說兼上宣下奏說陳新安以爲終於朕命二字欠通只是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如後世批勅審覆之官胡氏因之而末云在我者旣允尚何憂讒說之得入哉如此說於出納朕命文義方纔通順

王氏論命九官之序至此謂羣賢雖盛治功雖成猶讒說間得行則賢

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夫子答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其垂戒遠矣

陳氏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事無一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虞書三載考績或時加警策以作其怠三考黜陟幽明必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周禮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如此愚謂撥亂之初且以成周爲法若繼治之後教養得人才盛時則一如有虞故並錄而互訂之以俟識時務者

分北只是分別義吳臨川謂三苗之君前既竄於三危而三苗之民

尚居故地頑而習惡終必為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

說得甚好

陟方猶云升天一方觀此則集傳未免辭費

先儒論舜謂攝位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於乎二人而立萬世君臣之極者其舜也與

二典大意只是說君道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取法乎堯舜者如此而已矣

大禹謨 禹繼舜稱大禹與舜繼堯稱大舜同謨則禹之嘉言也

姜氏謂嘉言之益在胼胝之功之上者蓋前日治水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此篇彭氏分作三截看

君臣克艱謂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此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

嘉言罔攸伏三句克艱之效也稽于衆以下皆自克艱一念爲之

都是歎美之辭美堯所以勉舜也真氏說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

蓋廣言其全體運言其不息只此二字便包得聖神武文在其中

故下面一一從此抽出言之

惠迪吉從逆凶是承上文皇天眷命言天道可畏以見其不可不艱也陳新安云此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戒舜

儆戒無虞以下皆益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集傳言八者次第以守法度不縱逸樂爲本亦是本於朱子朱子曰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戒之哉蓋此三句便是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求名罔咈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

六府養民之具也集傳以五氣言看來只說五材爲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辨肥脊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脩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

脩也

朱子說九功惟敘以下。便是作韶樂之本。功有九敘。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蓋歌本是下之人所作。當時取之以爲樂。郤以此勸下之人。今其辭雖不可考。而史記云侯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亦可謂得其意矣

地平天成。惟張南軒說得好。謂天施地生。洪水之患。施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朱子曰。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愚按此第一截亦是爲禪禹張本

念茲四句。惟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集傳因之。上二句。謂用舍皆在此人。下二句。謂語默皆在此人

朱子云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于無而刑初非可廢蓋刑以弼教雖堯舜之世亦不能廢也只是德禮爲本

明於五刑是說他守法如此期於無刑所謂法外意也至民協於中則皆率教而刑果無所用矣故曰時乃功然則皐陶豈徒以謨哉

陳東齋曰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皐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臨下以簡至寧失不經皆言舜好生之德也朱子云但觀此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呂東萊以聖人於故犯雖小必刑爲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方見得聖人好生不偏處而陳

三山曰聖德無所過皆中也寬簡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爲中

常人恃功而怠安能勤矜功而侈安能儉禹惟是勤儉便不自滿假

惟不滿假便不矜不伐王氏云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

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懋乃德德指克勤克儉言

嘉乃丕績績指成允成功言

人心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問刑氣固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未可

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

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私底根本且如危未便是不好只是

有箇不好底根子又云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旣不

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

道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惟微是說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道心雖是先得底却只在形氣中易爲那人心陷了朱子云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心道心底心字是以知覺言所謂心之用也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有道心則人心爲他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又云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則人心便行矣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

之○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
人心自是不危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
上則渾是道心也
人心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
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這便是道心聖人也不能無人心但聖人
常常合著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惟精是要揀教精惟一是要
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
貴於惟一既能辯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央這中是無過不
及之中
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

一三句。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舜禹相傳心法。只是這四句。後來說學。也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也只是失此

陳東齋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愚謂治法不外心法。道統便是治統。故新安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都說得好○此第二截。正記舜禹授受之辭

干羽舞階。朱子以為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閑暇之意。呂氏以為朝廷閑暇。自然而然。非故為如此。而有苗自格。看集傳似從呂說○此第三截。記禹攝位後征苗之事

合益所言看來分明他也是一箇秀才知言如朱子却說他只做得
粗齒底事陳新安疑是錄者之誤或然

皐陶謨

此只是皐陶欲君信蹈其德爲巳陳謨之地底意思謨明而有開陳
之益弼諧而無抵牾之患謂其言易入也

皐陶陳謨首言慎脩其身者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字
又脩身之本眞氏得之矣集傳以思永爲非淺近之謀與身脩無
言行之失相對言却似兩件事眞氏乃承脩身串說只是常思所
以致慎底意思謂人君就不知身之當脩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
能久果何益哉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脩身之道備矣

又云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此即指身脩而言

陳新安云惇者篤思義敘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如此說敘字分曉傳只說得惇字

愼厥身脩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如大學明明德就在脩身一般庶明勵翼者使羣哲勉勵而樂爲吾輔即是談明弼諧意

允迪厥德一句爲此篇之綱脩身知人安民三者其大目也而脩身又爲下二條之本

君道在知人安民二者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

亦總也總言人之行大槩有這九樣德故總言其人之有德則必說

他行某事其事總因德而驗其德也如此方是見得實
唐孔氏云恭在貌敬在心恭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蘇氏云權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惠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不敬故必敬方是不偏
朱子曰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關合將來集傳謂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這成恐是性成之成
陳新安云皐陶謂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全皆可知而知人之道盡矣葉氏云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皆矯僞耳陳氏大槩說得分明葉說歸重有常最切實

朱子曰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等耳葉氏謂臯陶既言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

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眞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王氏謂庶與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看得貫通

胡氏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一段說得詳明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說幾字本於易傳

陳東齋云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隳矣又云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

爲之一官曠一事闕矣豈無教無曠是兩陳其所當戒幾與天是兩陳其所當畏惟其可畏所以不可不戒

典禮曰天叙天秩服刑曰天命天討都是天理合當如此聖人只是依舊這天理做將去便了朱子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如君便教他處君底位臣便教他處臣底位之類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如天子得祭天地諸侯得祭山川大夫得祭五祀庶人得祭其先之類天叙便是自然底天秩便是那天叙裏面底物事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因而用出去而已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

奉行天法而已此段說得甚精切

五禮只依集傳說或言當主吉凶軍賓嘉者非也

衷就是典禮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此也須是君臣上下能一於敬方纔這典禮無毫髮乖戾而叫做和衷

析言之典禮是教化服刑是政事總而言之兩者都是安民之道而寅恭懋勉又其本也

此節因上言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而中言天人合一之理集傳謂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陳三山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皐陶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與

胡氏舉天敘至有土曰皐陶之學極純粹蓋當時偶舉兩節云爾今通看此篇其純粹那一處不見得綱領也極純粹條目也極純粹

贊贊謂所助非一事如助之脩身又助之知人安民之類思曰如此是助之不已也

按脩身爲知人安民之本故知人之終言無教逸欲安民之末言敬哉有土是仍歸本於脩身也而曰愼曰兢業曰寅恭曰懋曰敬又其工夫最緊要處謂皐陶學極純粹信不誣矣

益稷

先決九川使大水有所歸後濬畎澮使小水有所入說他治水本末次第只兩句話都盡

此章大意禹說他前日治水時恁地艱苦。方議得蒸民粒而萬邦乂今天下雖已平治而從前底艱難卻不敢一日忘了。其意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息以保其治於無窮也所謂思日孜孜者如此

或疑禹只管自敘他底功卻似乎矜伐。殊不知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朱子謂禹說他要恁地孜孜者得之矣

禹言暨益暨稷是他不忘那兩人相從於艱苦之中而遂其功如此故董氏謂徵禹之言後世孰能知之

止者心之所止至善是也。安只是心安於此而不遷底意思。真氏曰先儒說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

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

朱子曰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觀此則丕應只是天下人無不應我

或云大應天下徯望之志謬矣

臣隣皆指禹言據傳當云爲人臣使當左右輔助我故曰臣哉隣哉能左右輔助我方盡爲臣之職故曰隣哉臣哉此反覆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也

下文翼爲明聽卽作股肱耳目之義蓋汝翼作肱汝爲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

鄭氏云自日月至黼黻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

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

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五

言詩歌之協於五聲者如三百篇與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是也

舜聖人豈有違待於弼者禹亦聖人豈肯面從後言者蓋舜心畏敬

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望之之切如此呂氏又云予

違汝弼不獨令禹爲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

禹檢點說得痛切

欽四鄰朱子嘗疑其上下有闕文所以集傳只言不可不敬爾鄰之職

陳新安乃謂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爾爲四鄰近臣之職蓋據

孔鄭諸家將四字做左輔右弼前凝後承說他又却說與上下文意皆不貫屬之可也看來不如且從蔡氏集傳

陳新安云射侯以禮教也旣撻書以愧恥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颺以威發之於後蓋聖人愛人之心無已雖是那不忠不直底人亦不忍輕於棄絶如此仁之至義之盡也

陳新安謂丹朱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竊思傲與敬相反若敬則許多病根自除禹創若時只是箇敬而已若不是他敬時如何會恁地勤苦勤苦有功皆自敬出

舜大聖人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陶以逸欲戒且此禹又以傲虐戒何也眞氏謂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

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其說比傳處崇高者當如是儆戒之言尤爲深切誠後之君臣所當法也

戛擊義同搏猶擊也拊是輕手取聲詠是歌詠詩章以間謂堂下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陳新安曰奏石絲以詠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林氏曰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

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

陳氏云用夔言功成作樂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勑

天。勑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已。人事之盡卽天
也。又云。乃歌之意。專責望於臣也。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君臣
交儆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蓋各盡其職。卽所謂戒天命而謹
時幾也。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真氏曰。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
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
宜深體焉

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
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
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道是范氏之說。眞
西山取之

史官旣載韶樂復記詩歌詩歌樂之本也今虞之韶不可得而聞帝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焉學者當深繹之

皐陶純粹之學亦可於賡歌見之